

解摩梭风情

Jiedu Mosuo Fengqing

直巴尔车 编著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

ISBN 7-5367-3614-2



9 787536 736146 >

ISBN 7-5367-3614-2/K·932

定价: 25.00 元

解 读 摩梭 风情

Jiedu Mosuo Fengqing

直巴尔车 编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解读摩梭风情 / 直巴尔车编著. — 昆明: 云南民族出版社, 2006. 10

ISBN 7-5367-3614-2

I. 解... II. 直...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纳西族—少数民族风俗习惯—丽江地区
IV. ①I217.1 ②K892.35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15846 号

责任编辑	李跃波
图片摄影	李跃波 直巴尔车
装帧设计	杨弼睿
出版发行	云南民族出版社 (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五楼 邮编: 650032)
印 制	云南民族印刷厂
开 本	850mm × 1168mm 1/32
印 张	6
字 数	145 千
版 次	2006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6 年 10 月第 1 次
印 数	1~5 000 册
定 价	25.00 元
书 号	ISBN 7-5367-3614-2 / K · 932



作者简介

杨尔车，摩梭人，原名直巴尔车，1953年10月生于云南省丽江市泸沽湖畔。自1970年以来一直从事民族文化工作，为丽江市首届文联委员、宁蒗县文联委员。1970年以来从部队到地方先后创作了数十个节目参加省、地、县的文艺调演，在历次调演中获得过二等奖、优秀节目奖。摩梭《含拜舞》节目参加云南省第三届民族艺术节，颁发了个人荣誉证书。在各类书刊上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民间文学作品。2001年推出个人的第一个创作专集《神秘女儿国》。2002年8月被宁蒗县委、县人民政府授予“小凉山十大文化名人”的荣誉称号。

顾 问：

和建华 余丽军

杨顺红 朱军如

和军强 朝 相

阮学武 和文兴

云南民族出版社
昆明



泸沽湖之秋



湖光山色



晨光中的泸沽湖

放歌泸沽湖



永宁秋色



摩梭妇女



编织



成人礼



老祖母



温暖的火塘



锅庄舞



春节“迎佛”



黎明前的葬礼



踏青



神秘的玛尼堆



扎美寺



扎美寺壁画



作者向国务委员陈至立、云南省省长徐荣凯介绍摩梭风情



作者向国务委员许嘉璐、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王学仁介绍摩梭风情

作者小传

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从我记事起我就非常喜欢去看跳舞、唱歌，特别是爱呆在“达巴”搞祭祀活动的地方。我的母亲经常骂我是个不懂事的小孩，但是不管母亲怎么说我都不听。有时候还会淘气地在母亲面前念那些在祭祀场学来的《达巴经》，把母亲弄得哭笑不得。后来到了读书的年龄，母亲送我去上学，可我就是不去。记得那时有位姓木的老师很喜欢我，每天都亲自来接我上学。可是我不懂事，不但没有去读书，还咬过老师的手，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后悔。小时候我是个很淘气的孩子，整天跟着母亲哭哭闹闹，让母亲吃不好、睡不好不算，有时还让她在众人面前下不了台。当时人们说我是妈妈的尾巴。但是我一旦听到歌声、看到跳舞，或者遇上讲故事的，就不会再缠着母亲了。

我12岁的时候，就开始自己制作二胡，在刚学的时候我至少做了十多个二胡。也为了这个被母亲打过不知多少次，因为我经常偷母亲打酥油的小木桶来制作二胡。当时二胡的制作材料是：小木桶、马尾、蛇皮等。这样我就慢慢学会了拉二胡，吹竹笛，唱民歌。14岁那年，我已经成为生产队里的宣传队队员。在队里我能吹，能唱，能拉，成了主力，到了16岁我成了宣传队的组织者。这时我学习非常勤奋，每天除了劳动，手里随时拿着《农民识字课本》、《百家姓》等书，找识字的人去问。说来我的运气很好，当时我们村里来了一批常住的客人，

他们是从上海来我们村搞摩梭社会调查的高级知识分子。那段时间我学会了不少字，后来又去文化学校学习，因为有了点知识成了生产队里的记分员。

1970年是我一生中最有转折意义的一年，那年12月我响应党的号召去应征当兵。虽然我个子矮了点，但是很机灵，来带新兵的叔叔非常喜欢我，再加上我的身体很健康，所以很顺利地当上了兵。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。记得离开家乡的那天早上，村里的人们早就做好了大红花，敲锣打鼓地等在村口欢送我。我的心里是又高兴又难过，高兴的是将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，难过的是母亲和亲朋流着泪叮嘱我如何学会做人，要我在部队里为家人争气。这个时候更让我难过的是我的“阿夏”，她不敢走近我，远远地隔着人群，流着泪一直目送着我。就这样我胸前戴着大红花，随着锣鼓声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母亲和乡亲们，还有我心爱的“阿夏”。

到了部队，因为自己积极向上，再加上有一技之长——吹拉弹唱，部队首长把我安排到了文艺宣传班。来到自己喜欢的文艺班我更加努力学习，一心想着做个有用的人，为家人争光。为了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，我开始正规学习简谱知识、五线谱，慢慢地学会了编导节目，在部队里写了不少作品，创作了不少舞蹈，还参加过军区的文艺汇演。这样，我把从小喜欢的文艺爱好带到了部队。

在部队磨练了5年后，1976年4月我光荣地退伍回乡了。本来打算回家后好好干一番事业的，但心想事不成，一步跳进了阶级斗争的火海里。因为1976年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后期，也是抓阶级斗争最紧的时候，回乡不到3个月就被人看不起。原因是这样的：我记得我和我的“阿夏”从17岁开始走婚，完全是自由恋爱，感情非常好。刚开始走婚不久我就去参军了，在部队的5年里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络。但是遗憾的是1972年在

农村进行阶级复查的时候，我的“阿夏”家被划成了漏划富农。我的“阿夏”也就成了富农子女，变成了革命者的批斗对象。我是在部队里入的党，也是复员军人。在这非常时期我们继续走婚。没有多久我发现村里的民兵在监视我们的走婚行踪，慢慢地村里的人们对我挤眉弄眼，有时见到我就远远走开，当时真的有点想不通。后来才知道人们这样对我的原因是我和富农子女走婚，说是阶级不分。就为这个，党支部还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，同时责令我停止与她的走婚关系，还要改造世界观，站在贫下中农一边，重新做人。可是我做不到，我实在是太爱她了，再说了我们没有错，我俩是铁了心的要在一起。虽说摩梭人没有登记结婚的习惯，但因为我是复员军人，共产党员，所以我们还是到大队登记结婚。谁知到了大队找到支书刚开口，党支部书记就破口大骂：“登记，登记，登什么记？你是党员她是富农，羊和狼怎么能在一起？不行，别说登记，如果你再继续走婚，就开除你的党籍。”就这样我们只好红着脸回家了。在路上我对“阿夏”说我们没有错，婚姻是自由的，我们不登记也不结婚，你跟着我走，我到哪里你就到哪里。就这样我们一直在一起到现在。

从那以后党组织没有再来干涉我们的走婚生活，但是在无形当中把我们的政治权利剥夺了，开会学习没有我的份，年轻人很少和我们打交道，完全就是把我们孤立起来了。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位75岁的老达巴，他老人家当时也被当做牛鬼蛇神，属于被批斗的对象，正好想找个人说话。正巧我们碰上了，所以经常在一起吹牛，拉家常，成了很好的朋友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是谈论达巴文化。他每天都给我讲《达巴经》里的故事，教我诵读《达巴经》，每天晚上我都会把白天诵读的《达巴经》记录一遍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开始收集民间故事、达巴文化，以及摩梭民间山歌、民歌、情歌、劳动舞曲等等。到了